

珍藏版

世界全史

54

世界 中世纪史 世界 古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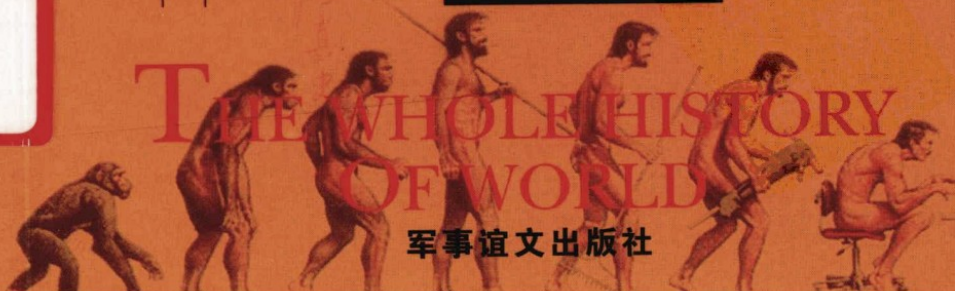
世界 近代史 世界 现代史

世界 当代史 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 中国野史 中国逸史

THE WHOLE HISTORY OF WORLD

军事谊文出版社



K1
19-54

珍藏版

54

世界全史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全史/李元秀、武迪……等(编委会)选编.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5. 09

ISBN 7-80150-500-X

I. 世… II. ①李… ②武… ③编… III. 世界—历史—
通俗读物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8253 号

世界全史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100011)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850×1168mm 大32开 570印张 8500千字

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50-500-X/K·62

印数:0001-1000(套)

定价:1668.80元(全五十六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众所周知,了解世界的过去和现状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和掌握世界历史。学习和掌握世界历史,可以在了解世界历史知识的同时,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入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鉴别各种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讴歌人类的真、善、美;鞭挞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假、丑、恶,与时俱进,做历史发展潮流的推动者和民族振兴的建设者。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新世纪的中国人正肩负着复兴中华的千秋伟业,要追赶和创造世界潮流,就必须面向世界,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我们不但要了解世界的现状,而且要了解世界的过去,只有这样才能继往开来,把握住世界的发展趋势,因势利导,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鉴于此,我们精心推出《世界全史》一书,以飨读者。《世界全史》全书包括《世界通史》和《世界野史》两大部分。

《世界通史》以时间为经,以国家或地区分布为纬,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起源到二十世纪末的历史,包括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及当代史五大版块。用全面的观点,对史实进行辩证阐述。



《世界野史》与《世界通史》的历史背景紧扣互应,将视角投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反映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举凡军国大事、居家琐事,事无巨细,只要其中蕴含着典型的历史意义,可供后人借鉴,我们都一皆覆载,供广大读者指点评说。

全书体系明了、视野开阔,内容翔实,极富可读性,既是一部史学专著,更是一部面向广大读者的普及性图书,读者徜徉其中,轻松自由地获取你希望得到的知识。读史使人明智,相信此书献给广大读者的不仅仅是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多的是一把把面向世界,开启智慧,进而改造世界的金钥匙。

编者

2005年8月



目 录

陈家岛将军奏捷	采石矶书生立功	14431
惊溃变苻离丧师	能和议燕京订约	14440
赏花玩月膝下承欢	笛韵箫声池边奏乐	14449
怀妒意金盒献手	请过宫玉阶流血	14457
浙江亭宰相待罪	重华宫寿皇崩驾	14467
钻狗窦尚书拜寿	悦龙颜贵妃献媚	14476
启兵端北伐丧师	降敌国西蜀谋变	14485
玉津园权奸伏诛	斡难河蒙古崛起	14494
迁汴京远避强梁	渡淮水妄思开拓	14503
授节钺降盗加官	擅立皇子抱屈	14512
史弥远姑息养奸	郑清之力主讨贼	14521
弃汴京金人避寇	攻蔡州宋主报仇	14530
赵制使议复中原	蒙古主兵伐南宋	14539
贤阍帅延揽人才	太学生维持名教	14548
丧大将天变频仍	逐宰臣人心共愤	14556
嗣汗位改革制度	拘行人结怨邻邦	14565
史天泽奉命讨叛贼	宋度宗下拜留权臣	14574
困襄阳五年坚守	蹂江右三道进兵	14582
文天祥倡议浮海	谢太后举国降虏	14591
二帝归魂空支残局	三忠殉国结束全书	14600
元宫十四朝逸史		14608
巧遇合乘龙跨凤	泣孤嫖别鹄离鸾	14608



白光入室天赐麟儿	玉貌如花喜谐鸳侣	14616
俺巴该中计受非刑	斡难河游猎遇美妇	14623
劫佳人联成姻眷	发娇嗔追回叛徒	14631
奔波亡命潜迹水内	倚翠偎红匿迹车中	14638
一宵温柔订密约	两行清泪送情人	14645
缔嘉偶良宵成礼	觅娇妻黑夜进兵	14652
庆生还月圆花好	烹俘虏目惨心伤	14659
吃寡醋当筵批颊	得天佑临阵反风	14666
毳帐温柔重寻旧梦	妆台缱绻又得佳人	14673
闻娇叹怒歼情敌	释前嫌喜订新盟	14680
诈许婚有意背盟	激诸将拼命却敌	14687
灭克烈铁木真施威	杀汪罕太阳汗夸口	146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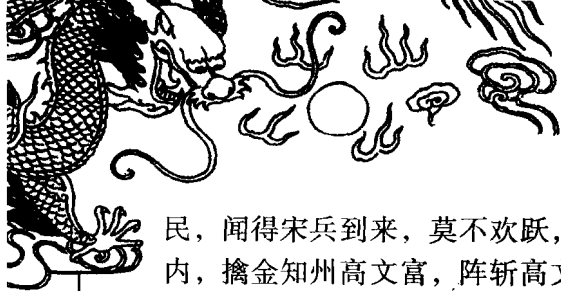


陈家岛将军奏捷 采石矶书生立功

却说金将徒单合喜，长驱西进，直薄大散关，令游骑攻黄牛堡。守将李彦坚，飞书告急。置制使王刚中，乘快马疾驰二百里。至宣抚使吴璘营中，王璘尚在帐中高卧未起。刚中急呼之起，正色言道：“为大将者，与国家休戚相关，奈何敌兵入境，尚酣卧不起呢？”吴璘大惊道：“有这等事么？”急率帐前亲兵，押甲上马，与刚中驰抵杀金兵，扼守青野原，调取省兵，分道速进，救援黄牛堡。

徒单合喜，见宋军四集，不敢进攻，退兵驻扎桥头寨。吴璘遣裨将彭青，引兵夜出击破敌营，金兵退回凤翔。攻黄牛堡的兵，也为李彦药用神臂弓射退。西面一路的金兵，已是失利而回。吴璘遂乘势令彭青收复陇州，刘海收复秦州，曹休收复洮州。西北一面，已可无忧了。

东北一方面的大名府，已属于金，有高平人王友直，素喜研究兵法，尝既然有恢复中原之志，听得金人背盟南下，遂结联地方豪杰，权称河北等路安抚置制使，遍谕州县，起兵勤王。不上几天，便集众数万，分为十三军，进攻大名府，一鼓而下，遵奉绍兴正朔，遣人人朝奏闻。后自寿春来归，授为忠义都统制。宿迁人魏胜，颇有智勇，充当弓箭手，闻得金兵南来，亦聚集义士三百人，渡淮取涟水军，进攻海州。先于各处树立旗帜，设置烽火，以为疑兵，又招降守兵道：“金人背盟兴兵，朝廷遣师问罪。开门迎降王师者，秋毫无犯。”城中人



民，闻得宋兵到来，莫不欢跃，争先迎降。魏胜驰入城内，擒金知州高文富，阵斩高文富子安仁，其余未戮一人。又晓谕胸山、怀仁、东海、沐阳各县，一概反正，并蠲免租税，释放罪囚，尽发仓库，犒赏战士，驰檄远近，四方响应，乘势进克沂州，获甲具数万。金将蒙恬镇国，率兵万人来救海州。魏胜早得探报派兵埋伏。待得金兵到来，伏兵骤起，杀死金将蒙恬镇国，余众悉遁。淮南总管李宝，奏陈魏胜功绩，擢为知海州事。

金主亮得了数处惊报，要率师渡淮南进，命李通往清河口，建筑浮梁，以便济师，深恐魏胜截他后路，乃分兵数万，往取海州。魏胜驰向李宝求救，宝正引兵航海，要从海道拒敌兵于胶西，闻得急报，遂带兵往救。恰值金军已抵新桥，离海州不过十余里，李宝挥兵迎战，正在拼命酣斗，魏胜又领兵出城，两面夹攻，金兵腹背受敌，只得溃退。魏胜回守北关，金兵再进，再被杀退。未几，又悉锐攻东城。魏胜单枪匹马，驰出城外，对着敌阵瞋目大呼，金兵惊骇而退。次日清晨，阴云四塞，城内不见城外，金兵乘势，四面来薄，又不能下，乃拔寝而去。

李宝解了海州之围，遂引舟师，亟往胶西白石岛。恰值金将完颜郑家奴率战舰出海，泊于陈家岛，与李宝相隔仅有一山。宝乃祷于石臼神，北风忽起，即乘风出薄敌舰，顿时间鼓声大起，海波沸腾，敌人大惊！慌忙起碇解缆，兴帆欲出，无如风浪湍急，舟不得驶，因此兵士慌乱，无复行列。李宝用火箭注射，火随风势，延烧战舰数百艘，未曾着火之敌舰，尚欲迎战。李宝喝令壮士跳上舰去，用短刀乱砍。金兵措手不及，杀死无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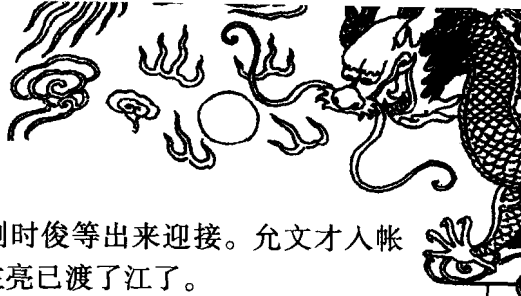
完颜郑家奴亦受伤而亡，余将倪洵等，弃械愿降。李宝将降将上献，降兵收留，夺得统军符印及文书器械无数，粮米万斛，余物不能载归，尽行焚烧。火光熊熊，历四昼夜始息，海道的金兵，又复覆没。

金主亮连得败耗，忿怒交扼！欲向清河口济师，却有宋将刘铸引兵暗守，暝伏水手，遇见敌舟，即用钉凿沉，又不敢渡将过去，只得改往淮西渡河。守将王权，不从刘锜命令，闻得金人到来，弃了庐州，退守昭关。金主亮渡淮，入庐州，王权又退至和州。未几，又退屯采石矶。刘锜闻得金兵渡淮，也只得退还扬州。金兵陷和州，又遣高景山引兵攻扬州。刘锜因患病乃自扬州退驻瓜州。扬州为金兵夺去，难民沿江而下，道路几塞。刘铸力疾至皂角林，收抚难民，且令步将吴越、员琦、王佐等，整兵御敌。金将景高山，引兵杀来。刘锜跃马骤出，挥军突进。金兵分为两翼，围绕上来，刘锜左冲右突，督兵死战，历两时之久，坐马受伤而倒。刘锜下马步战，杀了一条血路，引兵回营。

高景山领兵追来，忽然，树林中一声炮响，箭如飞蝗，射伤许多金兵，只得退下。你道树林里的伏兵从何而来？乃是王佐见刘锜被围，一面令弓箭手埋伏，一面领步兵往救。恰巧刘锜退回，敌兵追来，一阵乱箭，射退了金人。刘锜回营，忙换了坐马，招集诸将，追杀金兵。高景山没有防备，被刘锜一马冲来，手起刀落，斩于阵上，余众大溃。刘锜收兵回营，病势大剧，只得上疏求代。此时两淮警报传到临安，高宗命杨存中入殿，意欲避敌，令他转问陈康伯。存中奉命而往，康伯接入，解衣置酒，商议大计。存中道：“皇上又想航海避敌



了。”康伯道：“我亦闻得此信，明日当竭力谏阻。”存中亦以为然。康伯次日入见高宗，极言不可航海。高宗意亦感悟，康伯始退。不意过了一夜，又奉到手诏，且有“敌若未退，当散百官”之语。康伯见诏，心下愤甚！立刻取火，将诏书毁去，驰见高宗道：“百官散去，陛下之势益孤。臣请陛下发憚亲征，前时平江之役，陛下想还记得。”皇嗣玮，亦因群臣请驾避敌，不胜愤懑！奏请亲为前驱，与敌决战！高宗经这两人一激，方才有些振作，命叶义问督师江淮，视刘锜之疾；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赞军事、杨存中为御营宿卫使，下诏亲征，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请起用张浚，乃复浚原官，判建康府。褫王权职，编管琼州，命都统制李显忠代统权军，召刘锜回镇江养病，锜乃留侄汜，率千五百人，扼守瓜州。都统制李横，率八千人为援应。金主亮陷了两淮，分兵犯瓜州，刘汜用克敌弓，射退金兵。叶义问到了镇江，见刘锜病已沉重，不便言及战事，但令李横暂统刘锜之军，督兵渡江，并令刘汜继进。李横以为不可径渡，刘汜颇欲出战，入问刘锜。锜意不欲出战，连忙摇手阻止。汜不以为然，乃拜家庙而行。叶义问又促李横进兵，李横只得与刘汜同时渡江。方才登岸，已见敌骑驰来，势如狂风猛雨。刘汜见了，胆落魂飞，下船逃走。李横独力抵御，如何招架得住？左军统制魏俊，右军统制王方，一齐战歿。李横慌忙退走，连都统制印亦致失去，部兵十死七八，大败而遁。叶义问得了败报，亟走建康，但命虞允文驰往芜湖，迎李显忠交代王权兵马，乘便犒军。允文到了采石矶，王权已去，李显忠未至，军士三五星散，一齐解鞍束甲，坐在道旁，见了允文，方才起立行



礼，通报各队将弁，统制时俊等出来迎接。允文才入帐中，便有侦骑来报，金主亮已渡了江了。

原来金主亮，闻得瓜州大捷，遂筑台江上，自披金甲登台，用一羊一豕祭天。礼毕，投羊豕于江，下令全师渡江，先济者赏。蒲卢浑谏道：“臣观宋舟甚大，行驶如飞。我的船小，行驶反慢。水战非我所长，恐不可速济。”金主亮怒道：“你昔日跟随梁王追赶赵构，可有大舟么？”侍卫梁汉臣道：“诚如陛下所言，此时若不渡江，更待何时。”金主亮听了，怒气稍平，便在岸上建立红黄二旗，号令进退。长江上下，舳舻如纳。金主亮自坐龙凤大船，绝流而渡。

采石矶头，钲鼓相闻。诸将皆面面相觑，不敢开口。虞允文慨然起立，对诸将道：“大敌当前，全仗诸公戮力同心为国效命，现在金帛诰敕，皆由允文带了前来，诸公只要立功，可以垂手而得。允文一介书生，未习军旅，亦愿亲执鞭镫，追随于后，看诸公杀敌立功，诸将经此激励，一齐起立道：“参军文人且如此忠勇，某等久列戎行，且有参军为主，敢不誓死一战。”允文大喜！有随从允文的幕僚，暗制其衣说道：“公奉命犒师，并非督师，他人败事，公反替他任咎，报又何必呢？”允文怒叱道：“国家灭亡，我将焉逃。”遂命严列阵伍，以待金兵，并分戈船为五队，以两队分列东西两岸，作为左右军。以一队驻在中流，作为中军，还有两队，潜伏小港，作为游兵，预防不测。

部署方毕，金华已大呼杀至。允文手执红旗，亲自在后面督前，抚统制时俊之背道：“将军胆略，远近皆知。今日退立阵后，如儿女一般，威名岂不扫地么？”时



俊闻言，手挥双刀，跃登船头，拼命相搏，军士也出力死战。两下相持，不分胜负。允文又调集海船，猛冲金人船只。金船本不坚固，为海锐角所撞，沉没了好几十艘，金人还相持不退。

此时已将日暮，允文见金兵仍不肯退，心下也觉焦灼！忽见西面岸上，有许多官兵陆续到来。忙移舟登岸，询问情由，方知是光州溃兵。忽得一计，对他们说道：“你们到来，正好立功，我今与你们旗鼓，可从山后绕道而出，摇旗擂鼓，大声呐喊，敌人疑为救兵，必定惊骇退走了。”那些溃卒，受了旗鼓欢跃而去。允文又重下船督战。不上片刻，那些溃卒，已经绕出后山，一齐摇旗擂鼓，呐喊而出。金主亮果然疑援军，忙将手中旗帜弃去，换了黄旗，挥兵退去。允文见敌已中计，立命强弓劲弩向前追射，把金兵射死无数，直至已抵北岸，方才收兵而去。

金主亮回到和州，检点兵士，丧失甚多，迁怒诸将，手杀数人。忽有急报前来，是曹国公乌禄，已经即位于东桌，改元大定。金主亮不禁叹息道：“朕本拟平了江南，改元大定。今乌禄先已用此二字，莫非是天意么？”因于篋中，取出预拟的改元诏书，指示群臣，果有“一戎衣天下大定”之语。并说道：“乌禄既叛，朕当北归，先平内乱，后再伐宋。”李通道：“陛下亲入宋境，无功而还。倘众溃于前，宋乘于后，大事去了。”金主亮道：“既是如此，且分兵渡江，朕自北返。”李通又道：“陛下既去，即便留兵渡江，将士亦皆解体。为今之计，不如命燕北诸军先行渡江，负得他们别生异心，且聚舟自毁，绝了他们思归之念，众知必死，自然有进无退，不



愁宋朝不灭。灭宋之后，陛下威灵大振，回师北旋，平乱便很易了。”

金主亮大喜道：“兵贵神速，明日即行进兵。”遂传谕诸将，越宿进兵。到了次日，督兵前进，还道宋人没有防备，可以一鼓渡江。哪知，方到杨林河口，已见许多海船，排列得甚是严整，心下不免十分惊诧！你道这海船，是何人遣来的？乃是奥允文料定金主虽然败回，必定不肯甘休，所以派了宋将盛新，率领海船，备下火箭，烧毁金船。金主亮见宋军已有预备，只得挥军冲突，忽然宋军船上，一阵鼓声，那火箭好似万道金蛇一般，乱舞窜，射在金兵船上，立时延烧起来。金主亮连忙督兵扑救，宋兵又从四面驰船纵火，连龙凤舟也烧着了。只得且扑且逃，好容易到得北岸，船上的龙头也烧焦了，凤尾也熏黑了，三百余号战船，只剩了小半，还都受了损伤，不能再用。金主亮遭了这样的大败，直急得三尸神冒，七窍生烟，暴跳如雷，要将所有战船，尽行毁去，后经诸将再三相劝，蒲卢浑又献计请招降王权为反间之计。金主亮听从其言，遣使持书，到宋营去招降王权。

虞允文看了来书，微笑道：“这明是反间之计，怎敢前来欺我？”遂复书道：“权因退师，已置宪典，不劳招降。新将李显忠，亦愿再战，以决雌雄。”来使持书回报，金主亮看了，便问左右道：“李显忠何人？我只知宋有老将刘锜，怎么又有一个李显忠，也如此了得？”诸将皆不知显忠的来历，不敢妄言。独有一员偏将道：“莫非是从前捉撤离喝的李世辅么？”金主闻得此言，愈加发怒，遂对着梁汉臣厉声斥道：“你难道不知有李世辅，竟敢首先劝朕渡江么？”言还未毕，已拔剑将梁汉臣斩作两



段，命将龙凤舟毁去，连造舟工役也杀死了两名，径自率兵退往扬州而去。

但是那李显忠，如何又称为李世辅？并且说他从前曾捉撤离喝呢？原来那显忠，本名世辅，显忠乃是钦赐的名字。他乃绥德军青涧人氏，父名永奇，为本军巡检使。显忠年方十七，即入戎行，以胆略著称，屡立战功，官至武翼郎，充副将。金人陷延安，仍授显忠父子原官。永奇不愿降敌，常对显忠道：“我是宋臣，岂可为金人所利用。”显忠欲承父志，屡次要乘间归宋，后来兀术命显忠知同州，恰值金将撤离喝前来，显忠用计，将他擒住，急驰出城，欲赴宋献功。为金兵所追，直至河边，无舟可渡，遂与撤离喝折箭为誓，一不准害同州人民，二不准杀自己父母亲属。撤离喝情愿如约，方才将他放了。显忠令人告知永奇，永奇急携眷南行，到了途中，为金兵追及，杀死一家三百余口。显忠逃往西夏，乞兵报仇，愿取陕西五路以献。夏主令为延安经略使，显忠至延安，适延安又为宋有，又遂执夏将王枢归宋。夏人用铁鹞子军来追显忠，被显忠杀得大败而退，获马四万匹，遂用绍兴年号，揭榜招兵，不到十日，有众万余，缉获杀父仇人，碎尸泄恨。四川宣抚使吴玠，命人招抚，谕以南北议和，勿多生事。显忠往见吴玠，玠送显忠至临安。高宗亲加抚慰，赐名显忠，授为都统制。

金主亮南侵，王权败退，命显忠代领其众。显忠为金人所惮，故虞允文用其名以扬威，金主亮亦为却退，未几，显忠果至。允文接得显忠，两下相见，甚觉欣慰。允文道：“金人回扬州，必与瓜州兵合。京口无备，我当往守。公能分兵相助么？”显忠道：“同为朝廷之事，有



何不可。”遂分万六千人与允文，即日至镇江，往见刘锜问疾。刘锜执允文手道：“疾何必问朝廷，养兵三十年，一技不施，大功反出于书生，当令我辈愧死了！”此言方毕，有诏命刘锜还朝，提举万寿观，另以成闵为淮东招讨使，李显忠为淮西招讨使，吴拱为湖北京西招讨使。锜既奉诏，遂与允文告别而去。未几，杨存中来守镇江，与允文临江阅兵，命战士试船中流，三周金山，往来如飞。

适金主亮亦至瓜州，命部将持箭射船。船快箭迟，皆不能中，众将尽现惊骇之色。金主亮冷笑道：“这船想是纸做成的，所以能如此疾驰，朕偏不信，要与他决一雌雄。”言尚未毕，已有一将，跪奏道：“南军有备，不可轻进，愿陛下三思。”金主亮怒道：“汝敢慢我军心。”喝令左右杖责五十。遂即下令，即三日一律渡江，否定尽斩不贷。此令下后，军中皆有变志，骁骑高僧（喝山）欲诱私党逃归，为金主亮所闻，乱刀砍死。且下令道：“军士逃走，罪及弁目；弁目逃走，罪及总管。”众将益加惊惧！旋又运雅鹘船至瓜州，欲于次日渡江，敢有退后者斩。于是，诸将尽皆变心，先与浙西都统制耶律元宜商议，元宜便问大家有何意见？诸将齐声说道：“宋人尽扼淮渡，我若渡江，枉送性命。近闻辽阳新天子即位，不若共图大事，然后举兵北返，免得同死江南。”元宜道：“诸军果同心么？”又齐声应道：“大家同心。”元宜道：“既已齐心，事不宜迟。明日卫军番代，即当行事。”诸将齐声答应。

次日清晨，元宜会同了诸将，共赴金主亮行营，喧声直到营内。金主亮闻得喧声，疑是宋军，蓦地来攻，



急命近侍大庆山，出去召集诸将，速即迎敌。大庆山奉命欲行，忽有一箭射入，金主亮伸手接住一看，不禁大惊道：“此箭是我军所射，必有内变。”言还未毕，外面早大喊道：“速杀无道昏君。”金主亮惊惶失色！

未知金主亮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惊溃变符离丧师 能和议燕京订约

却说金主亮，听得外面大喊快杀无道昏君，不禁惊惶失色！连忙回身，觅取兵器，不料背后丛矢攒射，一箭已中颈项，呼痛倒地。延安少尹纳合干鲁布（纳哈塔干喇布）大步抢进，连砍数刀，见他手足尚能动弹，取带将他勒死。众将士又把李通、徒单永年、大庆山等一班助恶的人，齐齐拿下，所有携带的妃嫔，也牵了出来，绑在一处，砍成肉酱，然后把金主亮的尸体，用衣襟裹起，积薪纵火，烧成飞灰。

耶律远宜，自为左领军副大都督，遣兵往汴京，杀死亮后徒单氏，太子光英，然后退后三十里，遣使赴镇江议和，杨存中拒绝来使，于是荆襄江淮的金兵，尽行北返。那曹国公乌禄，便做了金国的皇帝，改名为雍，年号大定，追尊父讹里朵为睿宗皇帝，自辽阳移都燕京，

亮为海陵炆王，复故主宣帝号，尊为熙宗，命高忠建为招谕宋国使，并告即位。

是时高宗驾幸建康，张浚拜迎道左，卫士见了，皆以手加额，欢跃异常；入城后，虞允文从京口来朝。高宗对陈俊卿道：“允文文武兼资，可谓今的裴度了！”因